



# 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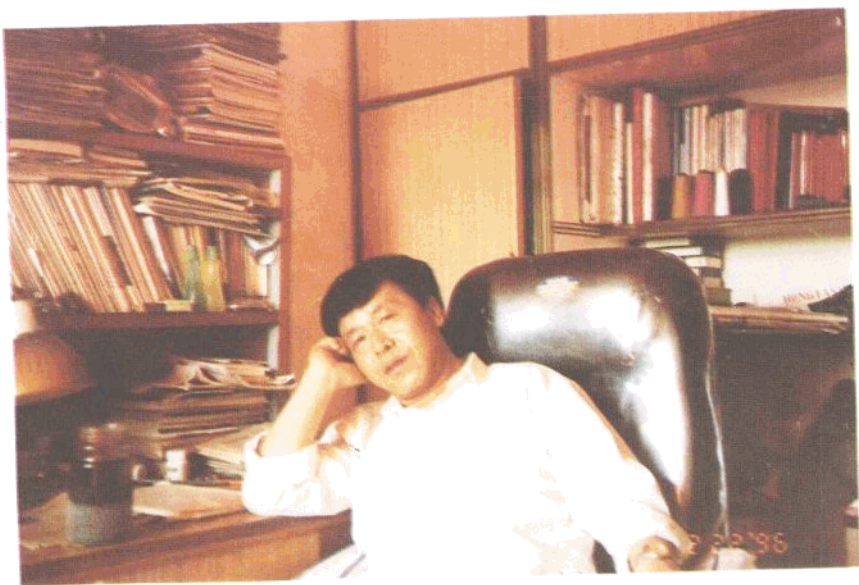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王忠范著



北京留影(1995)



一家人在大兴安岭上合影(1994)



在书房里(1994)



王忠范近影(李彤彤摄)

# 童情，永远的纯真

## ——序《雪孩子》

张锦贻

我与诗人王忠范，虽然同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但是我在呼和浩特，他在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一西一东，相距数千里，只是他一直在写儿童诗，我一直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共同的事业使我们心灵相通。他创作了新的作品总是寄给我读，我也总是把我的看法和想法告诉他。我们很谈得拢，文字上的交往也有几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北京召开了王忠范作品研讨会，这本是一次见面聚谈的好机会，但我当时正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未能赶到北京，只寄去了一篇评论他儿童诗作的短文。光阴匆匆，又是一年，忠范来信说，他准备再出一本近年的儿童诗集，说是我了解他的诗作，让我为这本诗集写序。作为文友，尤其是同在这个长期以来未被重视的儿童文学领域内奋战的文友，我当然是不能推托的。“序”，本是“开头的”意思。现在，我就把我对忠范儿童诗作的了解和理解写

在这里，作为他这本书的开头。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是王忠范写儿童诗最多、最好的时期，短短五六年间，他已经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几家儿童报刊上发表了组诗、短诗近百篇。《中国儿童诗选》中也收入了他的《星星》、《她们……》、《你为什么最喜欢妈妈》，至于内蒙的报刊上，他的作品更是常见的。

少年儿童由于年龄特点的缘故，总是喜欢那些有情节、有情趣的作品。王忠范的高明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少年儿童的审美心理。他即使是写抒情诗，也要使诗中有一定的情节展开，以期吸引广大的小读者。又由于他是在“上山下乡”的年代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知青”，对草原上的人们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在王忠范的儿童诗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娓娓动人地讲述着草原上各民族少年儿童的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生，并由此写出他们在新生活中的情愫和情绪，写出他们在新的人生中的体验和体悟。他的这本儿童诗集，是当代中国不同民族儿童生活的赞歌，是不同民族儿童情感的乐章。那旋律，那节奏，就如辽阔草原上流过的那条清澈的小溪，一路叮咚喧响，令人无限动怀。

王忠范写儿童诗的本领，在于他能够

用几分巧妙、几分神奇的手法，把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的情和意化作他们常见的景和物，化进他们常做的一桩桩小事，使诗中的每一样风景、每一种生物或无生物，都因为具有了儿童的纯情、跳动着儿童的真心而活起来，不仅活动在每一个少年儿童读者的眼前，而且活跃在他们的心灵世界里。他在《草原，我们这些孩子》中写道：

草原大片地拥来蹄声成批地奔来  
来看我们这些戴蒙古帽穿牛皮靴的孩子  
看一支支弓箭绷起属于早晨的天空  
我们这些孩子在朝霞里在阿妈的目光里  
在前嚷后拥的掌声里  
理想与意志射出了弓弦

.....

就这样形象生动地描写着草原孩子的意向和意愿，生动得有一种无瑕永恒的神韵；就这样情景真切地叙述着草原人们的至亲和至爱，真切得有一种摇魂荡魄的力量。写诗，尤其是为儿童写诗，贵在一个“情”字，而只有形象生动，才能通情；只有情景真切，才能动情。

收在这本诗集中的不少诗篇，浓浓的亲情就融化在少年儿童周围的人物和事物中。他在《爷爷的胡子》中写：

.....



那把辛勤的犒像爷爷像爷爷

.....

挖一筐筐汗湿的阳光汗湿的药材

苦根上长满了爷爷的希望爷爷的祝福

他在《奶奶是所有的往事是一盏灯》中写：

葡萄藤攀爬着织起浓密的日子

那默默的辛勤像奶奶像奶奶

.....

可是白发上银亮亮的深情

可是葡萄藤的绿荫越来越密

他在《阿妈是我们永远的晴空》中写：

.....

她想用目光拴住我不许东奔西闯

可她扶我练骑她吃风尘她只有汗

他在《辛昕记住了爸爸的生日》中写：

辛昕说自己是一张纸

学爸爸自己去写自己

.....

爸爸忘记了辛昕的生日

辛昕记住了爸爸的生日

这一切，都令人感受到一种温馨而纯真的敬老爱幼的情感——那是人生情感中最宝贵的一种，也使人感悟到一种崇高而圣洁的勤劳善良的情性——那是人类情感中最高贵的一种。

还有不少诗篇，是在实景、实事里浸化

着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的时刻变幻的心情，以及他们互相之间、他们与所有同龄人之间永远不变的友情。这样的诗常常写得很活泼又很深沉，极单纯又极丰富。那首令小学生喜爱、受中学生欢迎的《足球》，开头就写“守在床下的足球是我的好朋友”，情绪好极了；接着叙述“妈妈为此而感到不安不时拧紧眉头”，“我”却主意打定，“成绩好才能踢足球才能为国争光”，于是“一次次摔倒一次次爬起一次次长高”。少年人的自信与自豪就在他自己的行为之中。整篇诗中张扬了当代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浓烈火辣辣的生命之情，是一篇很有个性而又极富魅力的男孩心态录。读后，令同龄人之间心心相连，也使成年人理解孩子的心，理解他们好幻想、好活动的心理。这样，短短一首诗，却使一个纯真的、进取的、有理想、有志向的新少年对生命和生活的感悟得到了恰当的表现方式。另一首《眼泪》中所写到的、所表达的，也决不只是眼前的高兴和伤心，“窗外的天空浩浩荡荡”，“我准备了很多眼泪”，未来生活中，失败必将与成功同在。整首诗中，充满了儿童所独有的天真烂漫的情味，含而不露，隐而不涩，是真正的儿童抒情诗。而开卷首篇《我们这些早晨》中所描写的小草集合起来唱朝霞、小河挥动蓝

缕跳舞的美妙风光，所勾勒的太阳红成天空大门、云雀飞成飞船、小树顷刻间长成栋梁、露珠亮成旗帜上星星的奇妙景象，又饱含着男生女生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激动。风景浸渍在情感里，情感呈现在风景中，风景的跳动、变异与情感的跳跃、变幻相吻合，构成一种诗的意境、一种人的情境，令少年读者心向往之，也为他们留下一片驰骋想象的境地。这首诗的后半部分写到大自然的色彩使女生们流着泪想起电视里送花的女孩，使男生们握起拳头仿佛听到了被拐卖的童音。幻想与现实融为一体，人世间最美好最动人的主题——情义至上，在童心的震颤中以微弱却有力的律动表达出来。于是，一种强烈的人性美、人情味，就会直扑每一个读者的心头。

王忠范的诗，在小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个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是他从各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最深处、从儿童情感的最细微、最动人处体察而来；是用他的未混的童心和诚挚的爱心将其熔铸、提炼而来。因此，他笔下的男孩女孩的那份情意，总是很真很美。那情，是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的，却又是诗中的孩子所独具的；那意，是每一个小读者读了都能领会的，但又是深深地埋藏在那一首诗的字字句句之中，是任何

别的方式都无法表达的。那一份童情的纯真，那一片童心的纯洁，只能去感受、去体会、去寻味。那首《雪孩子》，作者把它用作书名，我想道理就在于此，你看：

.....

我们躲在它的身后发射雪弹  
它一动不动就像保护我们的大哥

.....

我们和它成为朋友围着它跑跑颠颠  
跑跑颠颠也不怕疯狂的风雪了

雪孩子，除了我国最南边的亚热带地区，几乎是每个孩子都堆过、都见过的，可是忠范的诗风自有他独辟的情感境界。他下笔的大气正如他运思的细心。一个平凡的景物，一件普通的事情，他都可以用纯而真的童情浸透了它，而后不断地给孩子们以惊奇和惊喜，使他们受到感染和感动。他在《黑木耳》一诗中，说黑木耳像B像D也像O，孩子们要用卖木耳的钱帮助失学的小伙伴。诗人感怀着：

那一萋萋山里的月色哟  
那一萋萋水灵灵的真情哟  
那一萋萋字母般的木耳哟

在林区孩子的心目中，黑木耳，是他们真挚友情的对应物，捡来了黑木耳，捡来了童年的快乐！黑木耳，它听到了小同学们对失学

小伙伴的呼唤，它就被诗人赋予了灵性，赋予了情感。

尤其难得的是，王忠范诗中不仅写出了活泼泼的、纯真得令人灵魂净化的童情，而且写出了有着不同命运、不同遭际的、处于不同环境、不同年龄的男孩女孩的各式各样的情感、情怀和情操。他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有时严肃得近乎庄重，有时轻松得入于幽默，常常弯弯绕绕，而又总是自自然然，在《你是一种力量》中，诗人用自己的口吻来写：“你的妈妈不是你的亲生妈妈/而你的童年却被一种风温柔”，“你沿着字行攀登着日日夜夜/你的脚步声是一支支进行曲”，叙述着一个失去妈妈的女孩的童年，充满着“妈妈”的温情，充满着少女生活中奋进的激情。在《夏天的梦》中，用同样的口吻写一个被车祸夺去了腿的残疾男孩的“被血溅红的童年”，“后来我们的腿供给你走路/后来你的笛声晴朗我们的天空/后来钟声灿烂共同的日子”，充满着同学的深情，充满着少年生活中奋起的热情，这两首诗，异曲同工。在人世间，儿童们是一张张琴弦调正了的琴，有轻微的气息抚动，他们那里就有微妙的音声。而那首《奶雨》，“蒙古包的早晨真神/晴空下下着乳白色的雨”，“说要把早晨运给远方的电梯/说蓝眼

珠黄眼珠也品不够我们的草原”，反映了牧区蒙古族挤奶女孩为草原盛产牛奶供应都市运销海外而产生的一种由衷的自豪。赞美生活，同时也赞美自己。那首《草哨》，“嫩叶是片春天”，“哨音是全部的爱”则表现了乡村男孩深挚的乡情、昂扬的精神。另一首《雨晨》，写早晨下雨的独特情境里，一个女孩让一个男孩走进她的雨伞，他们同路去上学。“各边跟上来的同学/也许把我和她连成话题/咬着耳朵去传说什么秘密/不过我的心确实是热的/她的表情也是真实的”，从城镇学校男生女生的心理状态、举止行为中，细腻地描写同学情谊的真诚。从这些诗作中看到，忠范对儿童的爱很深很深，因此，他对儿童内心情感的理解很真很真。我也由此从生活和创作的双向层面上发现他自己感情内蕴的深沉和真挚。可以说，忠范在儿童诗作中通过各自殊异的景、物、事、人揭示了当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少年儿童的情感奥秘，这是他在艺术创造中的独到。这种创造现象只能属于他自己，换了其他的人，是写不到这个样子的。

王忠范儿童诗艺术创造中的独到，还在于他总是把纯与真的童情置化于儿童所生活和成长的特定的环境氛围中，使读者不但在一瞥间望得见儿童世界的本真，也

望得见其中洇透出来的自然的、时代的色调，并由此体会到他在创作时的那一点极微妙的灵机。譬如，忠范常常写雪（他用《雪孩子》作书名也是有这点道理吧！）那“遍地是洁白的日子”（《雪路》），那“我们一个劲地追着雪花/雪花被我们望成了蝴蝶”的情景（《十二月》），那“雪天是一场大火。一场/很疯狂很宽广的白色大火”的场面（《大雪天》），那“男孩女孩都喜欢雪/雪的后面是春天”的心境（《雪的后面是春天》）等等，显示出北部边疆的广漠、严寒，渲染出儿童天地的纯洁、明净，勾勒出诗人心底的向往和期盼。这是从当代少年儿童的审美视角来写自然风光，地域特色、儿童情趣中融合着时代精神。优美、活泼而又凝重。

换一个角度看，忠范常常写雪，写北方的雪季，写雪季的风景，写雪景中的孩子们，以此作为儿童情感的喷发口，并使情的喷发凝聚为理。所谓“诗眼”与“警句”，可以说比比皆是。如《十二月》：“十二月是一场风雪/十二月纷纷扬扬”，“脚步勇猛地射击十二月/十二月告饶了往后直退”，“十二月一点点变成春天/春天的钟声灿烂着美妙的梦”（《十二月》），以十二月的风雪构成一种象征，呈现新一代人无畏冷酷的奋勇、刚毅的感情，以及他们面对时代进步的欢悦、

畅快的心情。诗人的笔致是具体而又空灵的，具体而不泥实，空灵而不抽象，自自然然地达到了托物抒情、情景交融、情理交汇的境界。又如《扫雪》中写：“街道露出清洁的面目在手下/晨光吟唱一种风在眼睛里/那句古老的俗语被扫远了/却还在课本里一阵阵发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怀念》中写：“你哭了你流泪了我的雪/我的雪走了留下一片片的潮湿/三月风刮起暖和的鸟啼声/在山坡在田野在你住过的地方”，又都以其深厚的文化意蕴，向少年儿童提出了一个个很现实的情感和哲理的命题。在《雪路》、《雪的后面是春天》中，诗人营造了同样的意象而又别有开掘。显然，儿童情感的底蕴是开掘不尽的，忠范的儿童诗自然也是写不尽的。

王忠范儿童诗艺术创造中的独到，又在于他总是有意地把纯与真的童情融化于既为少年儿童熟悉又使他们感到神秘的自然万物里，使它们人性化，具有各自的“人格”和最恰当的姿态，使少年人的青春活力与大自然的生命力量相感应、相契合，如《浪花》：

乖小树伸出像耳朵倾听小河  
调皮的云朵跳进水里洗澡了  
穿绿裙子的田野夹道欢迎



### 欢迎小河润色春天的故事

诗中的小树、云朵、田野、小河，是自然界的物，又似乎是生活中淘气的孩子们，维妙维肖，令人心动。在《红领巾牧场》里，红领巾的镐很响，“阵地和春天同时扩大/沙粒纷纷逃离/说受不住热汗的射击/绿茵呼哧呼哧地追来”，绿茵追击沙粒，洋溢着新一代人的豪情壮志，童情变成了现实，锤炼了哲理。在《绿色的队日》里：“行行树抱住了草原的公路/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抗击风雨的袭击/护卫太阳和月亮的换班”，又有着爱草原的深情和建设祖国的炽热心情。在《小河》里，“跟小河赛跑我们渐渐变成小河/小河从开始就不顾一切地流淌/流淌才是一种真正的成长”，更蕴涵着新一代人在光阴的流逝、岁月的流变中成长的勇往直前的情怀。童情的触角在不经意之中伸向了历史的、现实的诸多方面，并由此使活泼的、无比丰富的儿童感情世界与沉甸甸的、无限广阔的现实生活世界得到巧妙的统一。

王忠范儿童诗艺术创造中的独到，更在于他擅长于用纯真的童情，将平常而平淡的儿童口语熔炼成精炼而精湛的儿童诗语言。他以孩子稚拙、奇妙的想象出之，以孩子直率、天真的口吻达之，以孩子单纯、